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

蒙正窯中怨氣，買巨擔上書聲。文夫失意惹人輕，才入榮華稱慶。紅日偶然陰翳，黃河尚有澄清。浮雲眼底總難憑，牢把腳跟立定。這首《西江月》，大概說人窮通有時，固不可以一時之得意，而自誇其能；亦不可以對之失意，而自墜其志。唐朝甘露年間，有個王涯丞相，官居一品，權壓百僚，僮僕乾數，日食萬錢，說不盡榮華富貴。其府第廚房與一僧寺相鄰。每日廚房中滌鍋淨碗之水，傾向溝中，其水從僧寺中流出。一日寺中老僧出行，偶見溝中流水中有白物，大如雪片，小如玉屑。近前觀看，乃是上白米飯，王丞相廚下鍋裡碗裡洗刷下來的。長老合掌念聲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，罪過！」隨口吟序一首：

春時耕種夏時耘，粒粒顆顆費力勤；
春丟細糠如剖玉，炊成香飯似堆銀。
三餐飽食無餘事，一口饑時可療貧。
堪歎溝中狼藉賤，可憐天下有窮人！

長老吟詩已罷，隨喚人工道人，將笊籬筴起溝內殘飯，向清水河中滌去污泥，攤於篩內，日曬乾，用磁缸收貯，且看幾時滿得一缸。不夠三四個月，其缸已滿。兩年之內，並積得六六缸有餘。

那王涯丞相只道千年富貴，萬代奢華。誰知樂極生悲，一朝觸犯了朝廷，閤門待勘，未知生死。其時賓客散盡，僮僕逃亡，倉廩盡為仇家所奪。王丞相至親二□三口，□盡糧絕，擔饑忍餓，啼哭之聲，聞於鄰寺。長老聽得，心懷不忍。只是一牆之隔，除非穴牆可以相通。長老將缸內所積飯乾浸軟，蒸而饋之。工涯丞相吃罷，甚以為美。遣婢於問老僧，他出家之人，何以有此精食？老僧道：「此非貧僧家常之飯，乃府上滌釜洗碗之餘，流出溝中，貧僧可惜有用之物，棄之無用；將清水洗盡，日曬乾，留為荒年貧丐之食。今日誰知仍濟了尊府之急。正是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」王涯丞相聽罷，歎道：「我平昔吳殄天物如此，安得不敗？今日之禍，必然不免。」其夜遂伏毒而死。當初富貴時節，怎知道有今日！正是：貧賤常思富貴，富貴又履危機。此乃福過災生，自取其咎。假如今人貧賤之時，那知後日富貴？即如榮華之日，豈信後來苦楚？如今在下再說個先憂後樂的故事。列位看官們，內中倘有胯下忍辱的韓信，妻不下機的蘇秦，聽在下說這段評話，各人回去硬挺著頭頸過日，以待時來，不要先墜了志氣。有詩四句：

秋風衰草定逢春，尺蠖泥中也會伸。
畫虎不成君莫笑，安排牙爪始驚人。

話說國朝天順年間，福建延平府將樂縣，有個宦家，姓馬，名萬群，官拜吏科給事中。因論太監王振專權誤國，削籍為民。夫人早喪，單生一子，名曰馬任，表字德稱。二歲遊產，聰明飽學。說起他聰明，就如顏子淵聞一知□。論起他飽學，就如虞世南五車腹筒。真個文章蓋世，名譽過人。馬給享受惜如良金美玉，自不必言。裡中那些富家兒郎，一來為他是簞門的貴公子，二來道他解解之才，早晚飛黃騰達，無不爭先奉承。其中更有兩個人奉承得要緊，真個是：

冷中送暖，閒裡尋忙。出外必稱弟兄，使錢那問爾我。偶話店中酒美，請飲三杯。才誇妓館容嬌，代包一月。撥髻捧屁，猶雲手有餘香。隨口踢痰，惟恐人先著腳。說不盡制笑鴛鴦，只少個出妻獻子。個叫黃勝，綽號黃病完。一個叫顧祥，綽號飛天炮仗。他兩個祖上也曾出仕，都是富厚之字，目不識丁，也頂個讀書的虛名。把馬德稱做個大菩薩供養，扳他日後富貴往來。那馬德稱是忠厚君子，彼以禮來，此以禮在，見他慇懃，也遂與之為友。黃勝就把親妹六樊，許與德稱為婚。德稱聞此女才貌雙全，不勝之喜。但從小立個誓願：

若要洞房花燭夜，必須金榜掛名時。

馬給事見他立志高明，也不相強，所以年過二□，尚未完娶。

時值鄉試之年，忽一日，黃勝、顧祥邀馬德稱向書鋪中去買書。見書鋪隔壁有個算命店，牌上寫道：「要知命好醜？只問張鐵口！」馬德稱道：「此人名為『鐵口』，必肯直言。」買完了書，就過問壁，與那張先生拱手道：「學生賤造，求教！」先生問了八字，將五行生剋之數，五星虛實之理，推算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尊官若不見怪，小子方敢直言。」馬德稱道：「君子問災不問福，何須隱諱！」黃勝、顧祥兩個在旁，只怕那先生不知好歹，說出話來衝撞了公子。黃勝便道：「先生仔細看看，不要輕談！」顧祥道：「此位是本縣大名士，你只看他今科發解，還是發魁？」先生道：「小子只據理直講，不知準否？貴造『偏才歸祿』，父主崢嶸，論理必生於貴宦之家。」黃顧二人扣手大笑道：「這就準了。」先生道：「五壘中『命纏奎壁』，文章冠世。」二人又大笑道：「好先生，算得準，算得準！」先生道：「只嫌二□二歲交這運不好，官煞重重，為禍不小。不但破家，亦防傷命。若過得二□一歲，後來倒有五□年榮華。只怕一丈闊的水缺，雙腳跳不過去。」黃勝就罵起米道：「放屁，那有這話！」顧祥伸出拳來道：「打這廝，打歪他的鐵嘴。」馬德稱雙手攔住道：「命之理微，只說他算不準就罷了，何須計較。」黃顧二人，口中還不乾淨，卻得馬德稱抵死勸回。那先生只求無事，也不想算命錢了。正是：

阿諛人人喜，直言個個嫌。

那時連馬德稱也只道自家唾手功名，雖不深怪那先生，卻也不信。誰知三場得意，榜上無名。自□五歲進場，到今二□一歲，三科不中。若論年紀還不多，只為進場屢次了，反覺不利。又過一年，剛剛二□二歲。馬給事一個門生，又參了王振一本。王振疑心座主指使而然，再理前仇，密唆朝中心腹，尋馬萬群當初做有司時罪過，坐贓萬兩，著本處撫按迫解。馬萬群本是個清官，聞知此信，一口氣得病數日身死。馬德稱哀戚盡禮，此心無窮。卻被有司逢迎上意，逼要萬兩贓銀交納。此時只得變賣家產，但是有稅契可查者，有司逕自估價官賣。只有續置一個小小日莊，未曾起稅、官府不知。馬德稱侍顧祥平昔至交，只說顧家產業，央他暫時承認。又有古董書籍等項，約數百金，寄與黃勝家去訖。卻說有司官將馬給事家房產田業盡數變賣，未足其數，兀白吹毛求疵不已。馬德稱扶柩在墳堂屋內暫住，忽一日，顧祥遣人來言，府上餘下田莊，官府已知，瞞不得了，馬德稱無可奈何，只得入官。後來聞得反是顧祥舉首，一則恐後連累，二者博有司的笑臉。德稱知人情好險，付之一笑。過了歲餘，馬德稱在黃勝家索取寄頓物件，連走數次，俱不相接，結末遣人送一封帖來。馬德稱拆開看時，沒有書柬，只封帳目一紙。內開某月某日某事用銀若干，某該合認，某該獨認。如此非一次，隨將古董書籍等項估計扣除，不還一件。德稱人怒，當了來人之面，將帳目扯碎，大罵一場：「這般狗彘之輩，再休相見！」從此親事亦不題起。黃勝巴不得杜絕馬家，正中其懷。正合著西漢馮公的四句，道是：

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；
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

馬德稱在墳屋中守孝，弄得衣衫襤褸，口食不週。當初父親存日，也曾周濟過別人，今日自己遭困，卻誰人周濟我廣守墳的老王掉撥他把墳上樹木倒賣與人，德稱不肯。老王指著路上幾棵大柏樹道：「這樹不在泵旁，賣之無妨。」德稱依九，講定價錢，先倒一棵下來，中心都是蟲蛀空的，不值錢了。再倒一棵，亦復如此。德稱歎道：「此乃命也！」就教住手。那兩棵樹只當燒柴，賣不多錢，不兩日用完了。身邊只剩得□二歲一個家生小廝，央老工作中，也賣與人，得銀五兩。這小廝過門之後，夜夜小遺起來，主人不要了，退還老王處，索取原價，德稱不得已，情厚減退了二兩身價賣了。好奇怪！第二遍去就不小遺了。這幾夜小遺，分明是打落德稱這二兩銀子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似箭，看看服滿。德稱貧困之極，無門可告。想起有個表叔在浙江杭州府做二府，湖州德清縣知縣也是父親門生，不如去投奔他，兩人之中，也有一遇。當下將幾件什物傢伙，托老工實充路費。漿洗了舊衣舊裳，收拾做一個包裹，搭眠上路，直至杭

州。問那表叔，剛剛□日之前，已病故了。隨到德清縣投那個知縣時，又正遇這幾日為錢糧事情，與上司爭論不合，使性要回去，告病關門，無由通報。正是：

時來鳳送除下閣，運女雷轟薦福碑！

德稱兩處投入不著，想得南京衙門做官的多有年家。又趁船到京口，欲要渡江，怎奈連口大西風，土木船寸步難行。只得往句容一路步行而入，逕往留都。區數國都那幾個城門：

神策金川儀風門，懷遠請涼到石城。

三山聚寶連通濟，洪武朝陽走太平。

馬德稱由通濟門入城，到飯店中宿了一夜。次早往部科等各衙門打聽，往年多有年家為官的，如今升的升了，轉的轉了，死的死了，壞的壞了，一無所遇。乘興而來，卻難興盡而返，流連光景，不覺又是半年有餘，盤纏俱已用盡。雖下學伍大夫吳門乞食，也難免呂蒙正僧院投齋。忽一日，德稱投齋到大報恩寺，遇見個相識鄉親，問其鄉裡之享。方知本省宗師按臨歲考，德稱在先服滿時因無禮物送與學裡師長，不曾動得起復文書及遊學墾子，也不想如此久客於外。如今音信不通，教官巡把他做避考申黜。千里之遙，無由辨復，真是：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又遇打頭風。

德稱聞此消息，長歎數聲，無面回鄉，意欲覓個館地，權且教書糊口，再作道理。誰知世人眼淺，不識高低。聞知異鄉公子如此形狀，必是個浪蕩之徒，便有錦心繡腸，誰人信他，誰人請他？又過了幾時，和尚們都怪他蒿惱。語言不遜，不可盡說。幸而天無絕人之路。有個運糧的趙指揮，要請個門館先生同往北京，一則陪話，二則代筆。偶與承恩寺主持商議。德稱聞知，想道：「乘此機會，往北京一行，豈不兩便。」遂央僧此系。那俗僧也巴不得遣那窮鬼起身，就在指揮面前稱揚德稱好處，且是東情甚少。趙指揮是武官，不管三七二一，只要省，便約德稱在寺，投刺相見，擇日請了船同行。德稱口如懸河，賓主頗也得合。不一日到黃河岸口，德稱偶然上岸登東。忽聽發一聲響，猶如天崩地裂之形。慌忙起身看時，喫了一驚，原來河口決了。趙指揮所統糧船三分四散，不知去向。但見水勢滔滔，一望無際。

德稱舉目無依，仰天號哭，歎道：「此乃天絕我命也，不如死休！」方欲投入河流，遇一老者相救，問其來歷。德稱訴罷，老者側然憐憫，道：「看你青春美質，將來豈無發跡之期？此去短盤至北京，費用亦不多，老夫帶得有三兩荒銀，權力程敬！」說罷，去摸袖裡，卻摸個空，連呼「奇怪！」仔細看時，袖底有一小孔，那老者趕早出門，不知在那裡遏著剪絡的剪去了。老者嗟歎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得咱心肯日，是你運通時。』今日看起來，就是心肯，也有個天數。非是老夫吝惜，乃足下命運不通所致耳。欲屈足下過舍下，又恐路遠不便。」乃邀德稱到市心裡，向一個相熟的主人家借銀五錢為贈。德稱深感其意，只得受了，再三稱謝而別。

德稱想這五錢銀子，如何盤纏得許多路。思量一計，買下紙筆，一路賣字。德稱寫作俱佳，爭奈時運未利，不能討得文人墨士賞鑒，不過村坊野店胡亂買幾張糊壁，此輩曉得什麼好歹，那肯出錢。德稱有一頓沒一頓，半饑半飽，直捱到北京城裡，下了飯店。問店主人借緒紳看查，有兩個相厚的年伯，一個是兵部侍郎，一個是左卿曹光祿。當下寫了名刺，先去謁曹公。曹公見其衣衫不整，心下不悅，又知是王振的仇家，不敢招架，送下小小程儀就辭了。再去見侍郎，那尤公也是個沒意思的，自家一無所贈，寫一封東帖薦在邊上陸總兵處，店主人見有這封書，料有際遇，將五兩銀子借為盤纏。誰知正值北虜也先為寇，大掠人畜，陸總兵失機，扭解來京問罪，連侍郎都罷官去了。德稱在塞外耽擱了三四□月，又無所遇，依舊回到京城旅寓。

店主人折了五兩銀子，沒處取討，又欠下房錢飯錢若干，索性做個宛轉，倒不好推他出門，想起一個主意來。前面衙門有個劉千戶，其子八歲，要訪個下路先生教書，乃薦德稱。劉千戶大喜，講過束情二□兩。店主人先支一季束修自己收受，准了所借之數。劉千戶頗盡主道，送一套新衣服，迎接德稱到彼坐館。自此各餐下缺，且訓湧之暇，重溫經史，再理文章，剛剛坐殺三個月，學生出起痘來，大醫下藥不效，□二朝身死。劉千戶單只此子，正在哀痛，又有刻薄小人對他說道：「馬德稱是個降禍的大歲，耗氣的鶴神，所到之處，必有災殃。趙指揮請了他就壞了糧船，尤侍郎薦了他就壞了官職。他是個不吉利的秀才，不該與他親近。」劉千戶不想自兒死生有命，到抱怨先生帶累了。

各處傳說，從此京中起他一個異名，叫做「鈍秀才」。凡鈍秀才街上過去，家家閉戶，處處關門。但是早行遇著鈍秀才的一日沒彩，做買賣的折本，尋人的不遇，告官的理輸，討債的不是斷打定是斷罵，就是小學生上學也被先生打幾下手心。有此數項，把他做妖物相看。倘然狹路相逢，一個個吐口涎沫，叫句吉利方走。可憐馬德稱衣冠之胄，飽學之儒，今日時運不利，弄得日無飽餐，夜無安宿。同時有個浙中吳監生，性甚硬直。聞知鈍秀才之名，不信有此事，特地尋他相會，延至寓所，叩其胸中所學，甚有接待之意。坐席猶未暖，忽得家書報家中老父病故，踉蹌而別，轉薦與同鄉呂鴻腫。呂公請至寓所，待以盛撰，方纔舉箸，忽然廚房中火起，學家驚慌逃奔。德稱因腹餒經行了幾步，被地方拿他做人頭，解去官司，不由分說，下了監鋪。幸呂鴻腫是個有天理的人，替他使錢，免其枷責。從此鈍秀才其名益著，無人招接，仍復賣字為生。慣與婁家書壽軸，喜逢新歲寫春聯。夜間常在祖師廟、關聖廟、五顯廟這幾處安身。或與道人代寫疏頭，趁幾文錢度日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黃病鬼黃勝，自從馬德稱去後，初時還伯他還鄉。到宗師行點，不見回家，又有人傳信，道是隨趙指揮糧船上京，破黃河水決，已召沒矣。心下但然無慮，朝夕逼勒妹子六姨改聘。六姨以死自誓，決不二夫。到天順晚年鄉試，黃勝董緣賄賂，買中了秋榜，裡中奉承者填門塞戶。聞知六姨年長未嫁，求親者日不離門，六姨堅執不從，黃勝也無可奈何。到年底，打疊行囊在北京會試。馬德稱見了鄉試錄，已知黃勝得意，必然到京，想起舊恨，羞與相見，預先出京躲避。誰知黃勝不耐功名。若是自家學問上掙來的前程，倒也理之當然，不放在心裡。他原是買來的舉人，小人乘君子之器，不覺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又將銀五□兩買了個勘合，馳驛到京，尋了個大大的下處，且不去溫習經史，終日穿花街過柳巷，在院子裡表子家行樂。常言道「樂極悲生」，嫖出一身了瘡。科場漸近，將白金百兩送大醫，只求速愈。大醫用輕粉劫藥，數日之內，身體光鮮，草草完場而歸。不夠半年，瘡毒大發，醫治不痊，嗚呼哀哉，死了。

既無兄弟，又無於息，族間都來搶奪家私。其妻王氏又沒主張，全賴六姨一身，內支喪事，外應親族，按譜立嗣，眾心俱悅服無言。六姨自家也分得一股家私，不下數千金。想起丈夫覆舟消息，未知真假，買了多少盤纏，各處遣人打聽下落。有人自北京來，傳說馬德稱未死，落莫在京，京中都呼為「鈍秀才」。六姨是個女中大夫，甚有劈著～收拾起輻重銀兩，帶了丫鬟僮僕，僱下船隻，一往來到北京尋取丈夫。訪知馬德稱在真定府龍興寺大悲閣寫《法華經》乃將白金百兩，新衣數套，辛筆作書，緘封停當，差老家人安賣去，迎接丈夫。吩咐道：「我如今便與馬相公援例入監，請馬相公到此讀書應舉，不可遲滯。」

王安到尤興寺，見了長老，問：「福建馬相公何在？」長老道：「我這裡只有個『鈍秀才』，並沒有什麼馬相公。」王安道：「就是了，煩引相見。」和尚引到大悲閣下，指道：「旁邊桌上寫經的，不是鈍秀才？」王安在家時曾見過馬德稱幾次，今日雖然襤褸，如何不認得？一見德稱便跪下磕頭。馬德稱卻在貧賤患難之中，不料有此，一時想不起來。慌忙扶住，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」王安道：「小的是將樂縣黃家，奉小姐之命，特來迎接相公，小姐有書在此。」德稱便問：「你小姐嫁歸何宅廣王安道：「小姐守志至今，誓不改適。因家相公近故，小姐親到京中來訪相公，要與相公入粟北雍，請相公早辦行期。」德稱方纔開緘而看，原來是一首詩，詩曰：

何事蕭郎戀遠遊？應知烏帽未籠頭。

圖南自有風雲便，且整雙簫集鳳樓。

德稱看罷，微微而笑。工安獻上衣服銀兩，且請起程日期。德稱道：「小姐盛情，我豈不知？只是我有言在先：『若要洞府花燭夜，必須金榜掛名時。』」向困貧困，學業久荒。今幸有餘資可供燈火之費，且待明年秋試得息之後，方敢與小姐相見。」王安不

敢相逼，木賜回書。德稱取寫經餘下的繭絲一幅，答詩四句：

逐逐風塵已厭游，好音剛喜見桴頭。

姣娥夙有攀花約，莫遣莆聲出鳳樓。

德稱封了詩，付與王安。王安星夜歸京，回覆了六婉小姐。開詩看畢，歎惜不已。

其年天順爺爺正遇「土木之變」，皇太后權請郵王攝位，改元景泰。將奸闖王振全家抄沒，凡參劾王振吃虧的加官賜蔭。黃小姐在寓中得了這個消息，又遭王安到尤興寺報與馬德稱知道。總稱此時雖然借寓僧房，圖書滿案，鮮衣美食，已不似在先了。和尚們曉得是馬公子馬相公，無不欽敬。其年正是三十二歲，交逢好運，正應張鐵口先生推算之語。可見：

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

德稱正在寺中溫習舊業，又得了工安報信，收拾行囊，別了長老赴京，另尋一寓安歇。黃小姐撥家僮二人伏侍，一應日用供給，絡繹饋送。德稱草成表章，敘先臣馬萬群直言得禍之由，一則為父親乞恩昭雪，一則為自己辨復前程，聖旨倒，准復馬萬群原官，仍加三級，馬任復學復摩。所抄沒田產，有司追給。德稱差家僮報與小姐知道。黃小姐又差王安送銀兩到德稱寓中，叫他度例入粟。明春就考了監元，至秋發魁。就於寓中整備喜筵，與黃小姐成親。來春又中了第□名會魁，殿試二甲，考選庶吉士。上表給假還鄉，焚黃謁墓，聖旨准了。夫妻衣錦還鄉，府縣官員出郭迎接。往年抄沒田宅，俱用官價贖還，造冊交割，分毫不少。賓朋一向疏失者，此日奔走其門如市。只有顧祥一人自覺羞慚，遷往他郡去訖。時張鐵口先生尚在，聞知馬公子得第榮歸，特來拜賀，德稱厚贈之而去。後來馬任直做到禮、兵、刑三部尚書，六摸小姐封一品夫人。所生二子，俱中甲科，替纓不絕。至今延平府人，說讀書人不得第者，把「鈍秀才」為比。後人有詩歎云：

□年落魄少知音，一日風雲得稱心。

秋菊春桃時各有，何須海底去撈針。